

五

倫

書

五倫書卷之五

唐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  
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  
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  
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

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申命和材。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虞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商成湯時大旱七年。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為請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爪斷髮。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身為犧牲。禱於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曰。政

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盛歟。苞苴  
行歟。諂夫昌歟。何不雨之極也。言未已。大雨  
方數千里。

周文王即位之八年六月。寢疾五日而地動。東  
西南北不出國。有司曰。地之動為人主也。羣  
臣皆恐。請興事動衆。增國城以移之。文王曰。  
天之見妖。以罰有罪。我必有罪。天以罰我。請  
改行其可免乎。於是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  
侯。飭其辭令。幣帛以禮俊士。頒其爵列等級。

以賞有功。無樂疾止。

成王免喪。受羣臣之戒。乃述其言而作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王初即位。管對及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居東二年。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王執書以泣曰。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

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未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宣王時天大旱。王以不雨遇災而懼。整身脩行。欲以消去之。祈于羣神。六月乃得雨。

列國。宋景公時。熒惑在心。懼。召子韋問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身。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

治國也。而移死焉。不祥。寡人請自當也。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將誰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飢民餓必死。為人君欲殺其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為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矣。子無復言矣。是夕。熒惑徙舍。漢文帝二年十一月晦日食。帝謂羣臣曰。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不德大矣。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以啓告。

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詔罷衛將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

宣帝本始四年夏四月地震山崩北海瑯琊二郡壞祖宗廟。詔丞相御史其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匡朕之不逮者毋有所諱。帝素服避正殿五日。

元帝初元五年四月有星孛于參。詔曰朕之不逮序位不明衆僚久廢未得其人。元元失



望上感皇天陰陽為變咎流萬民朕甚懼之  
廼者關東連遭災害飢寒疾疫天不終命其  
令大官毋日殺所具各減半乘輿秣馬無乏  
正事而已

光武建武七年三月癸亥晦日有食之帝避  
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詔曰吾德薄致災謫  
見日月戰慄恐懼夫何言哉今方念愆庶消  
厥咎其令有司各脩職任奉遵法度惠茲元  
元百僚各上封事無有所諱其上書者不得

言聖

明帝永平八年十月壬寅晦日有食之既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而下貽人怨上動三光日蝕之變其灾尤大春秋圖讖所為至謹永思厥咎在于一人羣司勉脩職事極言無諱

和帝永元八年詔曰蝗蟲之異殆不虛生萬方有罪在于一人而言事者專咎自下非助我者也朕寤寐恫矜思弭憂釁昔楚嚴無灾

而懼成王出郊而反風。何以匡朕不逮。以塞  
災變。百僚師尹。勉修厥職。刺史二千石。詳刑  
辟理。冤虐恤鰥寡。矜孤獨。思惟致災興蝗之  
咎。○十二年三月詔曰。比年不登。百姓虛匱。  
京師去冬無宿雪。今春無澍雨。黎民流離。困  
於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所濟。瞻仰昊天。何  
辜今人。三公朕之腹心。而未獲承天安民之  
策。數詔有司。務擇良吏。今猶不改。將何以救  
其咎。罰咎罰既至。復令災及小民。若上下同

心。庶或有瘳。

安帝元初二年詔曰。朝廷不明。庶事失中。灾異不息。憂心惶懼。被蝗以來七年于茲。而州郡隱匿。裁言頃畝。今羣飛蔽天。為害廣遠。所言所見。寧相副耶。三司之職。內外是監。既不奏聞。又無舉正。天灾至重。欺罔辜大。今方盛夏。且復假貸。以觀厥後。其務消救。灾眚安輯。黎元

唐太宗貞觀八年。星孛虛危。歷氏餘百日。帝訪

羣臣虞世南對曰。昔齊景公時彗見。公問晏嬰對曰。公穿池沼。沼畏不深。起臺榭。畏不高。刑罰畏不重。是以天見彗為戒。景公懼而修德。願陛下勿以功高而自矜。勿以太平久而自驕。彗雖見。未足憂。帝曰。然。吾年十八舉義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即大位。故負而矜之。輕天下士。上天見變。其為是乎。吾何得不戒邪。

高宗總章元年四月丙辰。彗星見於五車。帝

避正殿令中御減膳奉常停樂仍令內外九品以上各上封事極言得失勿令有隱太子少師許敬宗等奏星雖孛而光芒小此非國眚不足上勞聖慮請御正殿復常膳帝曰朕獲奉宗廟臨御億兆謫見於天誠朕之不德也不從戊辰彗星滅

玄宗開元七年五月朔日有食之帝素服徹樂減膳命中書門下察繫囚賑飢乏勸農功宋璟等奏曰陛下勤恤人隱此誠蒼生之福

然臣聞日食脩德宜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謁除讒慝所謂脩德也。帝深然之。

宋太宗端拱二年。彗出東井。帝避正殿。減常膳。八月丙辰大赦。是夕彗不見。詔曰。朕以身為犧牲。焚於烈火。亦未足以荅謝天譴。當與卿等審刑政之闕失。思稼穡之艱難。恤物安人。以祈玄祐。

真宗咸平元年正月甲申。彗出營室北。呂端等言。彗出之。應當在齊魯分。帝曰。朕以天下

為憂豈直一方耶甲午詔求直言避殿減膳  
乙未慮囚老幼疾病流以下聽贖杖以下釋  
之丁酉彗滅

仁宗時講臣嘗講尚書洪範五事帝曰王者  
之用五事皆本於五行乎王洙對曰五事得  
則有休證五事失則有咎證是以聖人克謹  
天戒以修其身帝曰人君奉天在於修德夙  
夜兢兢戒慎于未形尚恐不至必俟天有譴  
告然後修德此豈畏天之道哉○慶曆二年



五月旱。丁亥夜雨。戊子宰相章得象等入賀。上曰。昨夜朕忽聞微雷。因起露立於庭。仰天百拜以禱。須臾雨至。朕及嬪御衣皆沾濕。不敢避去。移刻雨霽。再拜而謝。方敢升階。得象對曰。非陛下至誠。何以感動天地。上曰。比欲下詔罪己。避寢減膳。又恐近於崇飾虛名。不若夙夜精心密禱。為善爾。○六年三月朔日。食。帝謂宰相曰。謫見于天。願歸罪朕躬。卿宜救民疾苦。思所以利安之。賈昌朝對曰。陛下

此言足以弭天變。臣敢不孜孜以奉陛下。帝曰。人主懼天而修德。猶人臣畏法而自新也。○皇祐四年冬無雪。帝責躬減膳。每見輔臣憂形于色。龐籍等言。臣等不能變理。上煩聖心。願守散秩。以避賢路。帝曰。是朕誠不能感天。而惠不能及民。非卿等之過也。是夕大雪。神宗熙寧六年三月丙辰。以四月朔日當食。自丁巳避殿減膳。降天下囚罪一等。流以下釋之。其日日食不見。乙亥帝乃御殿復膳。

哲宗元祐二年旱。帝曰。朕涉道日淺。昧于政  
治。萬事失中。以干陰陽之和。乃自冬迄夏。旱  
暘為虐。生民嗷嗷。無所告勞。永惟災變之來。  
蓋不徒發。非克已思過。洗心修德。其何以答  
塞天變。協致太和。公卿大夫。其勉修厥職。共  
圖消復。

高宗建炎三年六月。久雨恒陰。下詔以四失  
罪已。一曰昧經邦之大略。二曰昧戡難之遠  
圖。三曰無綏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復詔

郎官以上言闕政○紹興十五年四月戊寅  
彗星出東方癸未避殿減膳命監司郡守條  
上便民事宜提刑巡行決獄丁亥大赦癸巳  
彗沒

孝宗躬勤庶政每遇災異樂聞闕失集尚書  
所言敬天之事列為兩圖以備觀省謂之敬  
天圖

理宗淳熙五年十二月壬午太史奏來歲正  
旦日當食詔以是月二十一日避正殿減膳

命百司講行闕政。凡可以消弭災變者直言無隱。

元世祖至元三十年。有星孛于帝座。世祖憂之。夜召中書平章政事不忽木入禁中。問所以銷天變之道。奏曰。風雨自天而至。人則棟宇以待之。江河之為地限。人則舟楫以通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則為之。此入所以與天地參也。且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怨。惟起敬起孝。故易震之象曰。君子以恐懼修省。詩曰。敬天

之怒。又曰：遇災而懼。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不有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歲有之。善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內乂安，此前代之龜鑑也。臣願陛下法之，因誦文帝日食求賢詔。世祖悚然曰：此言深合朕意，可復誦之。遂詳論欵陳，夜至四鼓。世祖善之。

英宗至治二年十一月朔日食，御史李端言：近者京師地震，日月薄食，皆臣下失職所致。

王作書卷五 十一  
帝自責曰。是朕之過也。因勅羣臣亦當修飭  
以謹天戒。

國朝丙午八月壬子。

太祖皇帝命博士許存仁進講經史存仁講尚  
書洪範篇。至休徵咎徵之應。因語之曰。天道  
微妙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天人一理。必以類  
應。稽之往昔。君能修德。則七政順度。雨暘應  
期。災害不生。不能修德。則三辰失行。旱潦不  
時。災異迭見。其應如響。箕子以是告武王。以

為君人者之儆戒。今宜體此。下修人事。上合天道。然豈特為人上者當勉。為人臣者亦當修省以輔其君。上下交修。斯為格天之本。○  
吳元年六月久旱。

太祖皇帝曰。減膳素食。宮中皆然。既而大雨。羣臣請復膳。曰。亢旱為灾。實吾不德所致。今雖得雨。然苗稼焦損必多。縱肉食奚能甘味。得乎民心。則得乎天心。今欲弭天灾。但當謹於修己。誠以愛民。庶可答天之眷。乃詔免民今



年田租○洪武元年八月。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近京師火。四方水旱相仍。朕夙夜不遑寧處。豈刑罰失中。武事未息。徭役屢興。賦歛不時。以致陰陽乖戾而然耶。卿等同國休戚。宜輔朕修省。以消天譴。參政傅瓛等對曰。古人有言。天心仁愛人君。則必出災異以譴告之。使知變自省。人君遇災而能自警懼。則天變可弭。今

陛下修德省愆。憂形于色。居高聽卑。天實鑒之。

顧臣等待罪宰輔。有乖調變。貽憂

聖衷。咎在臣等。

太祖曰。君臣一體。苟知謹懼。天心方回。卿等其盡心力。以匡不逮。○三年夏久不雨。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今仲夏不雨。實為農憂。禱祠之事。禮所不廢。朕已擇明日詣山川壇。躬為禱之。尔中書各官。其代告諸祠。且命

皇后與諸妃。執爨為昔日農家之食。令皇太子諸王。供饋于齋所。至是日四鼓。

太祖素服草履徒步出詣山川壇設橐席露坐。晝曝于日。頃刻不移。夜卧于地。衣不解帶。皇太子捧楹進蔬食雜麻麥菽粟。凡三日。既而大雨。四郊霑足。○四年十月。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祥瑞灾異皆上天垂象。然人之常情。聞禎祥則有驕心。聞灾異則有懼心。朕嘗命天下勿奏祥瑞。若灾異即時報聞。尚慮臣庶固體朕心。遇灾異或匿而不舉。或舉不以實。使朕失致謹天戒之意。中書其行。

天下遇有災變。即以實上聞。○七年五月。

太祖以天久不雨。躬祀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鍾山之神。及天下山川。京都各府城隍之神。文曰。朕受命上帝。即位七載。民遭兵亂。未獲蘇息。加以轉輸戍守之供。其苦為甚。方今仲夏。當農民渴雨之期。予心惶惶。莫知所措。故祈諸神。特降雨澤。神不我棄。為達上帝。苟有罪責。宜降朕躬。毋為民災。神其聽之。既而大雨。

永樂十一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先是禮部以正旦朝賀宴會上請。

太宗皇帝曰古者日食天子素服修政用謹天戒朕既乖於治理上累三光而衆陽之宗薄食於元旦咎孰甚焉爾文武羣臣尚思勉輔朕躬調燮陰陽消弭災變新正朝賀宴會之禮悉罷之○十九年四月。

萬壽聖節先期禮部奏行慶賀禮勅文武羣臣曰比者

上天垂戒。奉天等三殿灾。朕心兢惕。寢食不寧。方反躬省愆。遑遑夙夜。而禮部謂朕初度。請行賀禮。此豈所以相朕恭承

天意。蓋益重朕之不德也。其止勿賀。

法祖

商盤庚遷都于殷。大家世族安土重遷。胥動浮言。小民眩於利害。亦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我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

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攸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

周武王克商。大告武成曰。嗚呼。君若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成王免喪。始朝于先王之廟。而作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

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  
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康王為太子。成王將崩。懼其不任。乃命召公  
畢公相而立之。成王崩。二公率諸侯以康王  
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為王  
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遂  
即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故  
歲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不用。

漢明帝自臨萬幾。約身率禮。遵奉建武制度。無



違海內又安。四夷賓服。斷獄稀少。有治平之風。

唐憲宗嘗稱太宗玄宗之盛。謂左右臣曰。朕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不為宗廟羞。何行而至此乎。翰林學士李絳對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己。尊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遊。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去官無益於治者。則材能出。斥宮女之希御者。則怨曠銷。將帥擇士卒勇矣。官師

公吏治輯矣。法令行而下不違。教化篤而俗必遷。如是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

宋真宗嘗謂儒臣曰。朕每念太祖太宗丕變衰俗。崇尚斯文。垂世教人。實有深旨。朕謹遵聖訓。紹繼前烈。庶警學者。先王之成憲。猶指諸掌。孰曰難哉。

哲宗嗣位。年益壯。日以進學為益。呂大防因推祖宗家法以進。曰。自三代以後。唯本朝百

二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略。因疏其事。親事長治。內待外戚。尚儉勤身。尚禮寬仁。八法以進。曰。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為天下帝深然之。

高宗建炎三年夏四月乙卯。大赦。舉行仁宗法度。應嘉祐條制與今不同者。自官制役法外。賞格從重。條約從寬。罷上供不急之物。國子監丞張戒上書。幾八千言。自謂恐忤聖

意高宗謂宰執曰朕熟覽之其憂國愛君之心誠可嘉又曰戒言朕有仁宗守成之德而不知太祖創業之志此言良是朕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德洽民心至今天下誦之朕心仰慕如堯舜文武故當立政用人之事朕嘗置在左右朝夕以為法至於太祖以神武創業朕不及也趙鼎對曰陛下以仁宗為法此乃中興之基至於太祖創業艱難願陛下常留聖慮則施行之事自然若合符節矣

元世祖在潛邸。因問張德輝曰。祖宗法度具在。而未盡施設者甚多。將如之何。德輝指銀槃。喻曰。創業之主。如製此器。精選白金。良匠規而成之。畀付後人。傳之無窮。當求謹厚者司掌。乃永為寶用。否則不惟缺壞。亦恐有竊而去之者矣。世祖良久曰。此正吾心所不忘也。武宗諭詹事曲出曰。汝舊事吾。其與同僚協議。務遵法度。凡世祖所未嘗行及典故所無者。慎勿行。

仁宗御嘉禧殿。顧謂侍臣曰。卿等以朕居帝位。為安耶。朕惟太祖創業艱難。世祖混一疆宇。兢業守成。恒懼不能當天心。繩祖武。使萬方百姓樂得其所。朕念慮在茲。卿等固不知也。

英宗嘗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以縑素木綿為之。重加補綴。嗟嘆良久。謂侍臣曰。祖宗創業艱難。服用節儉。乃如此。朕焉敢頃刻忘之。又謂拜住曰。朕以幼冲。嗣承大業。錦

衣玉食。何求不得。惟我祖宗。櫛風沐雨。戡定萬方。曾有此樂耶。卿元勲之裔。當體朕至懷。毋忝爾祖。拜住頓首對曰。創業惟艱。守成不易。陛下睿思及此。億兆之福也。

國朝洪武三十五年六月。

太宗皇帝諭羣臣曰。我

皇考肇造鴻業。垂法萬年。為子孫計。思慮至周。比者建文信任。奸回恚皆。更改使天下臣民無所遵法。茲予繼承天位。恪遵成憲。凡

皇考法制為所更改者。悉復其舊。○七月。視朝。罷。以建文多改舊制。顧侍臣歎息曰。只如羣臣散官一事。前代沿襲行之已久。何關利害。亦欲改易。且陵土未乾。何忍紛紛為此。於是天顏愴然變色。既又曰。凡開創之主。其經歷多謀慮深。每作一事。必籌度數日。乃行。亦欲子孫世守之。故詩書所載。後王之善。必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於戒警後王。必曰率乃祖攸行。曰。豎于先王成憲。此皆老成之言。後世輕



洗諂諛之徒立心不端以其私智小見導嗣君改易祖法嗣君不明以為能而寵任之徇小人之邪謀至於國弊民叛而喪其社稷者有之矣豈可不以為戒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

仁宗皇帝諭侍臣曰守成之主動法祖宗斯鮮過舉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後世嗣位者徃徃作聰明亂舊章而卒致喪敗不救可為鑒戒朕十有餘歲侍

太祖皇帝側親見作祖訓。屢更改易而後成書。是時秦晉周世子皆在。

太祖閒暇。即召太孫及諸世子于前。分條逐事。委曲開諭之。皆持身正家。以至治天下之要道。為天子為藩王。能每事遵守。豈有不福祿。永遠者。朕寤寐不忘。今已命司禮監刊印。將賜諸子及弟姪侍臣對曰。

陛下此心。即

太祖皇帝之心也。

聖孝

虞舜微時母死。父瞽叟惑於後妻而愛少子象。常欲殺舜。舜避逃。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篤謹。匪懈。其後舜踐帝位。載天子旌旗。朝瞽叟。夔夔齊栗。克盡子道。

周文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內豎以告文王。

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燠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武王事文王也。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

漢高祖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後帝朝太公。太公擁篲迎門。却行。帝大驚。下扶太

公太公曰。帝人主。柰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帝下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朕親被堅執銳。帥士卒。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也。諸王通侯羣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文帝高祖之子。初封代王。居代時。母薄太后嘗病三年。帝為之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湯藥

非口所嘗弗進仁孝聞于天下

明帝嘗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忻對  
既寤悲不能勝明日遂率百官上陵帝從席  
前伏御床視太后鏡奩中物感慟悲涕左右  
皆泣莫能仰視

晉武帝居文帝喪雖從漢魏之制既葬除服而  
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哀敬如初喪者有司奏  
改服進膳不許遂禮終而後服吉及太后之  
喪亦如之

唐高祖性至孝。初葬元貞太后時。遇祁寒。跣行二十餘里。足皆流血。毀頓之極。哀感行路。言及二親。未嘗不流涕。有時得珍味。及諸方異膳。必先薦享。而後方食。

太宗謂侍臣曰。吾今日生日。世俗皆為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欲承顏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柰何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貞觀十

三年帝謁獻陵至小次降輿納履入闕門西  
向再拜慟哭俯伏殆不能興禮畢改服入寢  
宮執饌以獻閱高祖及太穆后服御悲感左  
右步出司馬北門泥行二百步

高宗為皇太子時太宗嘗命遊觀習射太子  
辭以非所好願得奉至尊居膝下太宗大喜  
乃營寢殿側為別院使太子居之太宗每視  
朝太子常侍觀決庶政嘗從幸翠微宮太宗  
苦痢增劇太子侍疾旬日之間髮有變白者



太宗泣曰。吾聞古之孝者。不過文王。汝今數日不食。晝夜不離吾側。口嘗湯藥。盛年髮則變白。汝之孝敬過文王矣。吾雖殞歿。亦無所恨。及太宗崩。靈駕將引。帝號叫自投于地板。輓車咽慟。摧裂大軍。悲淚不能自勝。

玄宗開元十七年。謁橋陵。至壩垣西關。下馬望陵涕泗。行及神午門。號慟再拜。且以三府兵馬供衛。遂謁定陵。獻陵。昭陵。乾陵。乃還。肅宗至德二載。奉迎玄宗自蜀還。御望賢宮。

南樓。帝望樓辟易下馬趨進樓前。再拜蹈舞稱賀。玄宗下樓。帝匍匐捧玄宗足。涕泗嗚咽。不能自勝。扶玄宗升殿尚食。每進一味。帝皆嘗膳。然後進。飛龍御馬。帝親選試。然後進御。宋孝宗受高宗禪。高宗即移御德壽宮。孝宗攀戀垂泣。步出祥曦殿門。冒雨扶駕。至宮門弗肯止。高宗麾謝再三。命左右扶掖以還。○隆興十五年。高宗祔廟。詔曰。朕欲衰經三年。群臣屢請御殿易服。雖嘗詔俟過祔廟。勉從所

請然稽諸禮典。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為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大臣乃不敢復言。時羣臣皆欲以日易月。而上之終喪三年。斷自聖心。不為浮議所奪也。

元英宗為皇太子時。仁宗不豫。憂形于色。夜則焚香泣曰。至尊以仁慈御天下。庶績順成。四海清晏。今天降大厲。不如罰殛我身。使至尊永為民主。仁宗崩。帝哀毀過禮。素服寢于地。日歛一粥。及即位。詔太常曰。朕將以四時躬

祀太室宜集議其禮。母以朕勞於對越而有  
所損其志。遵典禮行之。

國朝。吳元年四月。

仁祖忌日。

太祖皇帝詣廟祭畢。退御便殿。泣下不止。已而  
謂起居注詹同曰。往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  
兄以九日亡。母以二十二日亡。一月之間。三  
喪相繼。人生值此。其何以堪。終天之痛。念之  
罔極。愈嗚咽不勝。左右皆泣。不能仰視。○命

懿文太子及諸王往鳳陽祭

皇陵。臨遣惻然命之曰。吾祖宗去世既遠。吾父母又相繼早亡。每念劬勞鞠育之恩。惟有感痛而已。今日雖尊為天子。富有四海。欲致敬。盡孝為一日之奉。不可得矣。哀慕之情。昊天罔極。今鳳陽陵寢所在。特命爾等躬詣致祭。以代朕行。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爾等敬之。因悲咽不自勝。太子諸王皆感泣。

永樂二年五月。

太宗皇帝將詣

孝陵。有司請具法駕。

上曰。不用。但以騎士數人前導。已而顧侍臣曰。  
明日

皇考升遐之日。正屬感慕之時。何用法駕。非為  
辟除道路。則前導騎士亦可不用。○

太宗御右順門。永春侯王寧侍側。論及

太祖時事。戚然動容。寧曰。世人竭誠誦經。飯僧  
奉佛。可以福利。先親嘿然不答。既而諭之曰。

為庶人能繼承家業不失墜。或又能擴充增  
益於前。可以為孝。士居官食祿。能持身循理。  
建立功業。榮親於當時。顯名於後日。可以為  
孝。天子以四海為家。能思天位者親之所傳。  
大業者親之所建。天下生民親之所保。而敬  
以奉天。勤以守業。仁以臨民。使萬物得所。四  
夷咸賓。光昭祖宗。傳之子孫。可以為孝。何必  
事佛。乃為孝乎。既而復曰。元季天下鼎沸。生  
民塗炭。父母妻子不相保。我

皇考奉

天命戡定禍亂。立綱陳紀。使強不敢凌弱。衆不敢暴寡。天下晏然。有莫大之功德。則必享莫大之福矣。豈他福之所能及也。寧慚而退十一年。

仁宗皇帝為太子監國南京。七月千秋節。禮部請行慶賀禮。諭之曰。車駕在北京。予不得君父前躬致禮。乃可受羣臣禮耶。其止之。自是千秋節。遇車駕巡狩。並免禮。



五倫書卷之五

五倫書卷之六

虞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

夏禹在帝舜時。帝欲遜以位。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

漢文帝為代王時。大臣既誅諸呂。欲立之。議曰。大王高帝長子。宜為高帝嗣。願即天子位。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羣臣皆伏固請。王西向讓者三。南向讓者再。遂即天子位。○十四年冬。詔曰。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

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光武即位。祝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顧降命。屬秀黎元。為人父母。秀不敢當。羣下百辟。不謀同辭。秀猶固辭。至再至三。僉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於是建元大赦天下。

○中元元年六月辛卯。京師醴泉湧出。又有赤草生於水涯。郡國頻上甘露。羣臣奏言。地祇靈應。而朱草萌生。宣帝每有嘉瑞。輒以改

元神爵五鳳甘露黃龍列為年紀。蓋以感致神祇。表彰德信。是以化致升平。稱為中興。今天下清寧。靈物乃降。陛下情存損抑。推而不居。豈可使祥符顯慶。沒而無聞。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常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故史官罕得記焉。

明帝永平六年春二月。王雒山寶鼎出。帝曰。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茲。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而間者章奏頗

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為諂子蚩也。

唐太宗時。秘書監虞世南上聖德論。帝賜手詔稱。卿論太高。朕何敢擬上古。但比近世。差勝耳。然卿適觀其始。未知其終。朕慎終如始。則此論可傳。如或不然。恐使後世笑卿也。

玄宗御製戒言六篇。以示諸王。蓋明君臣父子之義。齋祭稼穡之事。忠王璵等上表請宣付史官。及示百僚。許之。宰臣李林甫等奏曰。

臣等伏以聖謨垂訓輝映千古頒示朝廷未  
及天下。兼望宣布中外。帝手詔謂曰。周公聖  
人。攝行王政。戒伯禽曰。無以魯國驕人。朕方  
聖。雖慙。豈忘戒子。所示庭訓。何足以宣布中  
外耶。

後唐明宗登極之年。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  
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衆所推。願天早生聖  
人為生民主。

宋英宗居父濮安懿王喪時。仁宗以儲位未建。

起復知宗正寺。固辭不拜。既終喪。帝復起之。猶力辭。韓琦言於帝曰。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從之。召翰林學士王珪草詔。詔下。復稱疾固辭。司馬光言於帝曰。皇子辭不賞之。富至於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之。宜必入。帝從之。遂受命。將入。宦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因肩輿赴召。行李蕭然。唯書數厨而已。中外



相賀既為皇子。慎靜恭默。無所獻為。而天下  
陰知其聖德。及仁宗崩。遺詔令嗣位。驚曰。曙  
不敢為。因反走。韓琦等共掖留之。乃即位。  
元。仁宗嘗成宗晏駕時。自懷州入燕。誅安西王  
之黨。諸王闕闕出。等藏其室。正大位。帝曰。王  
何為出此言。彼惡人潛結宮壺。搆亂我家。故  
誅之。豈欲覬望神器耶。懷寧王吾兄也。大位  
當歸之。○帝初即位。平章政事李孟進曰。陛  
下御極。物價頓減。方知聖人神化之速。敢以

為賀帝感然曰卿等能盡力贊襄使兆民又安庶幾天心克享。至於秋成尚未敢必。今朕踐阼曾未踰月。寧有物價頓減之理。朕託卿甚重。茲言非所賴也。孟愧謝。

國朝洪武二年四月。淮安寧國鎮江揚州台州府并澤州各獻瑞麥。群臣皆賀。

太祖皇帝曰。朕為民主。惟思脩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光平。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為國家之瑞。蓋不以物為瑞也。昔堯舜之世不

見祥瑞曾何損於聖德。漢武帝獲一角獸。產九莖芝。當時皆以為瑞。乃不能謙抑。自損撫輯民庶。以安區宇。好功生事。卒使國內空虛。民力困竭。後雖追悔。已無及矣。其後神爵甘露之侈。致山崩地震。而漢德於是乎衰。由此觀之。嘉祥無徵。而災異有驗。可不戒哉。○五年六月癸卯。句容縣民獻嘉瓜二。同蒂而生。中書省臣率百官以進。禮部尚書陶凱奏曰。陛下臨御同蒂之瓜。產於句容。句容。

陛下祖鄉也。實為禎祥。蓋由聖德和同。國家協慶。故雙瓜連蒂之瑞。獨見於此。以彰陛下保民愛物之仁。非偶然者。

太祖皇帝曰。草木之瑞。如嘉禾並蓮合歡。連理兩岐之麥。同蒂之瓜。皆是也。卿等以此歸德於朕。朕否德不敢當之。縱使朕有德。天必不示以一物之祥。苟有過。必垂象以譴告。使我克謹其身。以保其民。不致於禍殃。且草木之祥。生於其土。亦維其土之人應之。於朕何預。

若盡天地間時和歲豐乃王者之禎也○十  
八年四月五色雲再見禮部請率百官表賀  
太祖皇帝諭之曰天下康寧人無災害祥瑞之  
應固和氣所召昔舜有卿雲之歌在當時有  
元愷岳牧之賢相與共致雍熙之治朕德不  
逮治化未臻豈可遽以是受賀前代帝王喜  
言祥瑞臣下從而和之徃徃不知省懼以至  
災異之來不復能弭蓋誇侈之心生則戒慎  
之志怠故鮮克有終可以為戒

永樂元年十二月。

太宗皇帝宴間。顧問侍臣曰。今一歲又終。外間軍民安否如何。對曰。

陛下臨御以來。所施無非仁政。今軍民皆安。正太平無事之時。曰。太平豈易言。朕惟遵

皇考成憲。以為治。如得雨暘時。若年穀豐登。兵革不興。兆民安樂。朝無奸邪。然後可為太平無事。○二年九月。周王橐來朝。且獻騶虞。百僚稱賀。

太宗皇帝既罷朝。謂侍臣曰。適聞群臣言。不覺惕然。天下之大。如一夫有怨。豈得謂仁。一念不誠。豈能格天。朕方夙夜斯懼。何可便謂騶虞。是天降祥於朕。侍臣曰。

聖志如此。所以上格天心。

上曰。祥瑞之來。易令人驕。是以古之明主。皆遇祥自警。未嘗因祥自怠。警怠者。國之安危繫焉。騶虞若果為祥。在朕更當加慎。○十三年十一月。行在禮部尚書呂震奏。麻林國進麒麟。

麟將至。請於至日率羣臣上表賀。

太宗皇帝曰。往者翰林院言修五經四書及性理大全書成。欲上表進。朕則許之。蓋帝王修齊治平之道具於此。有益世教。可以表進。麒麟有無。何所損益。遂已。

謹戒

虞舜勅天之命。惟時惟幾。

商成湯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有曰。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太戊時。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七日大拱。太  
戊懼。其相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君之政其  
有闕歟。君其修德。太戊修先王之政。明養老  
之禮。早朝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枯死。  
武丁祭湯之明日。有雉雉于鼎耳。武丁懼。祖  
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乃訓于王曰。唯天監  
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  
中絕命。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  
周穆王嗣位。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列國。衛武公年九十五。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  
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毋謂我耄老而舍  
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於是作抑戒。使  
日誦。是詩於其側。以自警。故沒也。謂之睿聖  
武公。

漢明帝永平八年。因日食。詔群司極言無隱。於  
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覽章。深自  
引咎。曰。群僚所言。皆朕之過。人寃不能理。吏  
黠不能禁。而輕用人力。繕脩宮宇。出入無節。

喜怒過差。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唐太宗貞觀五年。詔侍臣曰。治國與養病無異也。病人覺愈。彌須將護。若有觸犯。必致殞命。治國亦然。天下稍安。尤須兢慎。若便驕逸。必至喪敗。今天下安危繫於朕身。故日慎一日。雖休勿休。

宋太宗遇災知懼。過舉能悔。是以民窮而不怨。兵罷而能戢也。

高宗嘗言朕觀古之人君有嗜殺人者。蓋不能養性。故多恣暴。大率知足便無事。貴為天子。誰能制之。若不知足。更為侈靡。未有不亂。如唐明皇是也。

孝宗嘗詔講官蕭燧等曰。每見陸贄論事。未嘗不寒心。恐朕亦有德宗之失。卿等可條具之。

國朝甲辰四月庚子。

太祖謂徐達等曰。人之行事固欲盡善。然一時

智慮有未周及既行之後思之有未盡善。亟欲更之。已無及矣。與其追悔於既往。曷若致謹於其初。大抵更涉世故。則智明。久歷患難。則慮周。近日紀綱法度。粗若有緒。其間有未盡善者。諸公宜執正論。亟為更張。庶幾上下之間。各得其便。苟有不善。豈徒予之過。亦汝等之責也。

太祖嘗大宴羣臣。宴罷。因諭之曰。朕本布衣。以有天下。實由天命。當羣雄初起。所在剽掠。生

民惶惶不保朝夕。朕見其所為非道。心常不  
然。既而與諸將渡江。駐兵太平。深思愛民安  
天下之道。自是十有餘年。收攬英雄。征伐四  
克。賴諸將輔佐之功。尊居天位。念天下之廣  
生民之衆。萬幾方殷。朕中夜寢不安枕。憂懸  
于心。御史中丞劉基對曰。往者四方未定。勞  
煩

聖慮。今四海一家。宜少紓其憂。

上曰。堯舜聖人。處無為之世。尚猶憂之。矧德匪

唐虞治非雍熙。天下之民方脫於創殘。其得無憂乎。夫處天下者當以天下為憂。處一國者當以一國為憂。處一家者當以一家為憂。且以一身與天下國家言之。一身小也。所行不謹。或至顛蹶。所養不謹。或生疾疾。况天下國家之重。豈可頃刻而忘。儆戒哉。

戒欲

夏時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遂疏儀狄。絕旨酒。

商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

列國。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吾聞國之昏。不由聲色。必由姦利。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姦利者。惑也。夫淫惑之國。不亡必殘。自今以來。無以美妾儼妻。無以邪樂妨正。無以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本。流其華葉。若此者。有患勿憂。有寇勿弭。不如言者。盟示之。

楚莊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



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

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來獻。○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嘗恐羞之。何以臺為。當是時。後宮賤璆瑁而踈珠璣。却翡翠之

飾除雕琢之巧。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曼衍之樂。憎聞鄭衛幼眇之音。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

光武時。宋弘為大司空。嘗燕見。御座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帝即命撤去。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對曰。陛下進德。不勝其喜。

和帝時。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騰險阻。死者相繼。時臨武長唐羗孫上

書陳狀。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宗廟。苟有傷害。豈愛人之本。其勅令大官後勿復受獻。

順帝時。桂陽太守文龔獻大珠。詔却之。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脩政。大官減膳。玠玩不御。而文龔不惟竭忠宣暢本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封以還之。

唐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

以金玉為之。忠臣愛君。當諫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帝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且人主惟一心。攻之者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輳各求自售。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帝嘗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民同利故也。夫羨麗珍竒。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鑿秦而止。王公已下宜

體朕此意

玄宗詔焚錦繡珠玉于前殿。禁采珠玉及為刻鏤器玩珠繩帖緇服者。復廢織錦坊。

五代周太祖時。內出寶玉器數十。有茶籠酒器。及金銀結鏤寶裝床几。飲食之具。碎之于殿庭。有一玉杯。累擲之不壞。樞密使王峻上請。帝笑而賜之。仍戒左右。今後凡有珍華悅目之物。不得入宮。

宋太祖時。三司奏諸場院主吏。有羨餘粟及萬

石。窮五萬束以上者賞。太祖曰。為人臣者。以此濟上之欲。然非倍取民租。私減軍食。何以致之。自今勿復施行。

太宗時。登州海岸林中。嘗有鵲自高麗一夕飛至。絕俊號曰海東青。夏帥趙保中以獻。帝曰。朕久罷游畋。盡放鷹犬。無所事此。遂却之。仁宗一日晨興。語曰。昨夕因不寐甚。飢思食。燒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為例。恐自此逐夜宰殺。以

備非時供應。則歲月之久。害物多矣。豈可不忍一夕之餒。而啓無窮之殺耶。

元仁宗為皇太子時。詹事院臣啓金州獻瑟瑟洞。請遣使采之。帝曰。所寶惟賢。瑟瑟何用焉。若此者。後勿復聞。賈人有售美珠者。近侍以為言。帝曰。吾服御雅不喜飾以珠璣。生民膏血不可輕耗。汝等當廣進賢才。以恭儉愛人相規。不可以奢靡蠹財相導。言者慚而退。英宗初即位。有獻七寶帶者。因近臣以進。帝

曰。朕登大位。不聞卿等薦賢而為人進帶。是  
以利誘朕也。其還之。

國朝甲辰三月。江西行省以陳友諒縷金牀進。  
太祖皇帝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  
何異。以一牀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  
窮奢極靡。焉得不亡。即命毀之。侍臣曰。未富  
而驕。未貴而侈。此所以取敗。

太祖曰。既富豈可驕乎。既貴豈可侈乎。人有驕  
侈之心。雖富貴豈能保乎。處富貴者。正當抑



奢侈。弘儉約。戒嗜欲。以厭衆心。况窮天下之技巧。以為一己之奉乎。其致亡也宜矣。然此亦足以示戒。覆車之轍不可蹈也。○洪武元年四月。命工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為圖以示子孫。謂侍臣曰。朕家本業農。祖父皆長者。世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此者。使後世觀之。知王業艱難也。起居注詹同等頓首曰。陛下昭德垂訓。莫此為切。

太祖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宮。惟見富貴。習於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難。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覽觀。庶有所警也。○十月。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精宮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

太祖皇帝覽之。謂侍臣曰。廢萬幾之務。而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滅亡。命左右碎之。

五倫書卷之六